

# 拂晓的号角

南通市《拂晓的号角》创作组

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部长篇小说，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为背景，描写苏中解放区某地印刷厂，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，坚持在敌后印刷党报和政治宣传品，为配合军事斗争，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进攻，大造革命舆论的故事。

作品塑造了印刷厂指导员兼厂长郑世军，印刷工人潘志宏、朱为明、洪文林、王贞和我方乡长秦老爹等高大形象；展现了他们在激烈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中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；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；有着鲜明的现实教育意义。

作品取材新颖，情节较为曲折、生动，富有生活气息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

### 拂晓的号角

南通市《拂晓的号角》创作组

\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 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南通市东方红印刷厂印刷

1975年10月第1版  
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120,000册  
书号10100·133 每册0.91元

## 目 次

第 一 章	重返方家荡·····	( 1 )
第 二 章	刀光剑影·····	( 32 )
第 三 章	党报一定要印出来·····	( 61 )
第 四 章	众志成城·····	( 87 )
第 五 章	两条路·····	( 110 )
第 六 章	教训·····	( 137 )
第 七 章	春到海滨·····	( 162 )
第 八 章	风口浪尖·····	( 183 )
第 九 章	戳穿纸老虎·····	( 215 )
第 十 章	烈士与叛徒·····	( 245 )
第十一章	海阔天高·····	( 272 )
第十二章	当头一棒·····	( 299 )
第十三章	一杯淡水·····	( 321 )
第十四章	曙光在前·····	( 339 )
第十五章	智取印机·····	( 376 )
第十六章	烈火金刚·····	( 408 )
第十七章	红旗招展·····	( 437 )
尾 声	·····	( 459 )

# 第一章 重返方家荡

## 一

万里长江的滚滚波涛，从青藏高原奔腾而下，经过九省，涌入黄海。它，昼夜奔流，泥沙俱下。而大海，却用一双看不见的神奇的大手，把亿万立方米的泥沙堆积起来。渐渐地，长江下游出现了沃野千里的冲积平原。勤劳勇敢的人民，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，把这里改造、浇灌成鱼米之乡。一座座城镇、一个个村庄，在这一望无际的平川上建立起来。

瞿镇，就在这块平原的东部。它的西南面，是苏北的重要门户江城；它的东北边，有着大片大片的草荡；再过去，翻过百里海堤，就是汹涌浩瀚的黄海。

一九四〇年，新四军挥戈东进，中共瞿镇中心县委曾经进驻过这里，各区、乡也建立起党的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。那时，横贯全境的长网河两岸，打鬼子、反“清乡”的斗争蓬勃开展，如火如荼。抗战胜利前夕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重新解放了这座重镇。从此，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：除去风雨雪落，从年头到年梢，从早晨到晚上，撑着木船的、推着小车的、挑着鲜货的，男女老少，买东卖西，来来往往，熙熙攘攘。沿河一条正街，两旁摆满各色各样的农

副产品、鱼鲜海产，挤挤轧轧；河边上停泊着小木船、小篷船，帮挨着帮，齐齐整整。

可是如今，一九四六年冬天，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。

西北风挟着滚滚寒流，打着啸声，卷起灰尘、纸屑、败叶，横冲直撞，猛扑过来。铅灰色的浓云翻腾着、奔涌着，一会儿又化为满天阴霾，压住城镇。

天，阴沉沉的；夜，似乎也特别来得早。镇子里，店铺很早就上了门板，大家小户的窗口，见不到一丝灯光。只有西北风呼叫着，在街道上、小巷里穿来穿去，还有那从远处传来的沉闷的炮声，伴随着刺骨的寒风，在镇子上空翻滚……

拂晓，突然一声嘹亮的号角，盖过肆虐的西北风，冲破沉闷的炮声，在瞿镇上空回荡。

号声响处，驻在北街头的海潮印刷厂里，一片忙碌，热气腾腾。排字房里，忙着收拾铅字、字架，装箱打捆；机印房里，忙着拆卸机器，包装零件；炊事房里，忙着拔锅起灶，拾掇用具；纠察队员，个个武装齐整。

一条条人影如同一支支飞箭，向着一个中心射去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见不着一点火星，只听见“嚓嚓嚓”的脚步声和扁担的颤动声。

不一会儿，大院中集合起一支三十多人的队伍，整整齐齐，庄严肃静，有的抬着机架，有的挑着木箱，有的扛着长枪。他们，穿着一式的灰色粗布制服，脚着草鞋，打着绑腿，朝气蓬勃，精神抖抖。

队伍前面，站着一个人身材魁梧的中年人，斜十字背着一支驳壳枪和灰色挎包；晨风吹拂着枪把上的红绸布，晨光中

显得更加英姿焕发。

他是这个厂的指导员兼厂长郑世军，今年三十二岁。一张久经风霜的脸膛，看上去要比实际的年龄大上几岁。黑里透红的面色，敦实的双肩，宽厚的胸脯，粗壮的手脚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干惯了力气活的人。他那浓黑的剑眉之间透着英气，深邃的眼神之中闪着光芒，给人一种善于思索、深沉果敢的印象。

郑世军检查好队伍，大步跨上一块方石，用那炯炯有神的目光，亲切地注视着同志们。他熟悉面前的每一张面孔，了解每个人的身世，知道每个人的脾性，清楚每个人的思想。他曾经同他们在印机旁、在茅屋中、在草荡里、在战火硝烟下，出生入死，并肩战斗过。他善于象拨亮油灯那样，拨亮每个人心里的火苗。

他习惯地举手行了个军礼，然后，张开两臂，满怀豪情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！来！唱唱我们的《印刷工人之歌》。”

我们工人就是战士，  
我们工厂就是战场；  
印刷就是战斗，  
后方就是前方；  
印机就是大炮，  
铅字就是机枪。  
快快地拣，  
快快地排，  
印出一张又一张，

发到每个地方！  
我们的书籍，  
我们的报纸，  
我们的传单，  
千万只眼睛在盼望……

……

郑世军挥动着双臂，把全部感情倾注在里边。奔放豪迈的歌声，响彻云霄，激荡着每个人的心房。

歌毕，郑世军又一次深情地望了望工人们热情洋溢的脸庞，沉着而坚定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！伟大的自卫战争已经进行了五个月，蒋介石匪帮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现在，他们就象挨了棒头的疯狗，急红了眼，正由一帮杂七杂八的还乡佬儿配合，向我们沿海解放区进犯……”

“打断它的脊梁骨！”

“誓死保卫解放区！”

队伍中爆发出一声声怒吼。郑世军的右手捏成拳头，从半空中砸下来说道：

“对！党中央早有指示：有来犯者，只要好打，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。我们这个地区，滨江临海，在军事上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中心南京、经济中心上海，只一江之隔；在政治上。解放区的土地改革、发展工商业政策，对江南人民也有极大影响。敌人一直妄图把我们这颗钉子拔掉，而我们就是要牢牢地钉在敌人的心上。对于我们印刷厂来说，就是要象歌里头唱的那样，坚守岗位，坚持战斗，为革命大造舆论，把党的宣传

品印出来，配合武装斗争，教育人民，消灭敌人！同志们，能不能做到？”

“能！”工人们昂首挺胸、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好！”郑世军满意地说，“为了保证在任何艰难险阻的环境下，坚持在敌后把党报印出来。现在，上级党委派周大姐前来检查我们的工作，布置新的战斗任务。”

“哗——”

队伍里，矮敦敦、胖呼呼的副厂长柳亭眯细着眼睛，带头鼓起掌来。掌声中，一位身材匀称的中年女同志健步走到队前。她名叫周艺，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女工，在党的教育下参加了革命、入了党，先在上海做工运工作，后来党把她送到延安，亲耳听到毛主席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经过几年的学习、锻炼，又辗转到苏中解放区来从事党的宣传工作，现在她是地委《海潮报》社编委会委员。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活磨练了她，使她显得更加精明强干，做起事来，雷厉风行、干净利索，说起话来，洗练有力、含蓄深刻。此刻，她逐个地检查着每个工人的行装：从打好包的印机零件，到装好箱的铅字；从纠察队员的枪枝，到炊事员的行军锅；从每个人的背包，到一根根绳索。工人们好象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，迎着刺骨的西北风，挺起胸膛，接受领导同志的“检阅”。她望着一张张在寒风中神情庄重、斗志旺盛的面孔，赞扬地把目光停留在郑世军脸上。她想起刚才的战斗演习，心里涌起一股热浪：有这么一个好同志，带领着这么一批英勇威武的战士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，还有什么任务不能完成呢！她心里更加踏实，迈开大步，跳上郑世军站着的那块大方石，信心百倍地说：



“同志们！你们干得很好！国民党反动派象疯狗一样扑到我们解放区来了，我们的主力部队，我们的子弟兵，早已作好了粉碎敌人阴谋的战斗准备。听！前线的枪炮已经打响了！印刷厂全体同志的任务，就是坚持战斗岗位，配合我们军队在前线作战，克服一切困难，完成党交给我们印刷报纸和各种宣传品的任务。”

说着，周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《海潮报》，充满感情地说：

“这张《海潮报》，是我们地委的机关报，是全分区几百万人民的喉舌。地委要求你们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首先要把它印出来。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，更有效地打击敌人，地委还决定：明天，你们厂要迁往专家营。相信同志们，一定能以铅字和印机作武器，印党报，印革命理论，配合武装斗争，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……”

“周大姐，你就放心吧！”柳亭指着身边的铅字箱、机器架，在队伍里插话说，“根据地委‘精干轻装’的指示，我们排字房已将原来二十四盘的铅字架改成十二盘；字数从五千多，压缩到三千多，部位字减掉不带，标题字统用木刻；机印房的同志制订了几套方案，特别是对我们从敌人那里夺来的那部四开机，更作了妥善安排，保证一有情况，抬起来就可以走……”

柳亭的话象开了闸门的水，正在哗哗啦啦地朝外流。忽然，远处传来一阵“嗡嗡——嗡嗡——”的声音，他心里一怔，不由自主地仰了仰头，大声喊道：

“敌机！快，散开！”

郑世军侧耳听了听，胸有成竹地说：

“这是敌人的侦察机，隐蔽！”

一架单引擎侦察机，从头顶上飞了过去。

飞机在瞿镇上空兜了两个圈子，又低低地、缓慢地飞了过来，一边从屁股后面拉屎似的撒下花花绿绿的纸头。

“反动传单！”

“……”

工人们站着动也没动，大家都明白传单里印的是什么货色。在这同时，西北风越刮越猛，裹挟着阵阵炮声滚了过来，越响越激烈，越来越接近。

郑世军一扬手，抓住一张飘过来的传单看了看，两眼射出愤怒的火焰。他捏住那张传单晃了晃，轻蔑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！国民党反动派就是靠这一套混日子：一方面，他们仗着帝国主义的大炮向解放区进攻，屠杀人民；另一方面，又不惜工本，放阴风，造谣言，妄图迷惑人民，瓦解我们的斗志。”

“以刀对刀，以枪对枪！”

“以革命舆论压倒反革命舆论！”

工人们挥着拳头喊起来。

“对！针锋相对，以革命的舆论粉碎反革命的舆论！”郑世军一字一顿地接着说，“为了及时把党报印出来，让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，我们要发扬抗日战争时期一手拿枪，一手印刷的老传统，做到挑起工厂来走得动，放下印机来印得出！同志们，战斗的号角吹响了，我们向党保证：人在，机器在，党报一定印出来！”

“人在，机器在，党报一定印出来！”

一阵阵激昂的口号声，震撼大地，振奋人心。

演习结束了，工人们高唱着《印刷工人之歌》，回到车间，回到自己的岗位。周艺紧握着郑世军的手说道：

“老郑，坚持敌后斗争的关键，在于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。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。”

“是！”郑世军对上级党委的关怀感到无限温暖。他点了点头，恳切地说，“周大姐，请你转告地委放心……”

此刻，他的心已经飞到了方家荡，飞到那曾经战斗过的“铁壁村”。

## 二

北通黄海，南连江城，纵贯江海平原的长网河，给西北风一刮，改变了往日欢腾的面貌，翻卷着滔滔怒浪。

走出瞿镇街头，沿着这条河朝东北方向走过去，在约莫二十多里的地方，有一个村子，这就是方家荡。

一条小河，把村庄劈成两爿。村南是一座大院，清一色的砖墙瓦房；村北散散拉拉住着几十户人家，大多是朴素简陋的土墙草屋。河上架着一条小石桥，把村两边连接起来。

在村北的一座三间头的茅屋里，乡党支部书记兼乡长秦老爹，正坐在靠窗口的一张板儿桌旁，借助纸窗透进来的亮光，在一张一张地翻阅着《海潮报》。桌子中间放着一碗满满尖尖的白米饭和一碗汤菜，一双筷子躺在旁边。饭碗、菜碗上已经看不见一丝热气。显然，他被报纸上的内容吸引住了，以至又把吃饭给忘啦！

秦老爹特别珍惜我们党的报纸。他常说，这是我们泥腿

子干部的好先生、好朋友。现在，他身边的那叠《海潮报》，别看有的发了黄，有的打了皱，有的沾着泥手印，不知道曾经给多少人看过、摸过，可是，一期不少、一张不缺，整整齐齐地叠在桌上。

秦老爹识字不多，看报时“拦路虎”不少。但是，他有一个好办法，就是常常把乡、村干部、翻身农民组织起来，一起看，一起学。过后，自己再翻过来复过去连认带猜，琢磨几遍，把报上说的事情吸进肚里，经过消化，变成自己要说的话，要办的事。这时，他一边翻阅着报纸，一边回顾着半年来江海平原的巨大变化——

七月份，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开始，国民党反动派就发动了反人民的反革命全面内战。十几万蒋匪军向我苏中解放区压了过来。我华东主力部队集中优势兵力，来了个迎头痛击，七战七捷，歼灭了敌军六个旅、五个交警大队，然后主动北撤，诱敌深入，在新的战场上为敌人挖下坟墓。

从此，江海平原上，硝烟滚滚，枪声不断，一个个城镇，筑起炮楼，驻上匪军。江海平原又象抗日战争那阵子一样，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。但是，它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，越战越强，他们高举战旗，同敌人展开了殊死斗争，把这里变成敌后一块攻不破，砸不烂的游击根据地。

这一阵子，秦老爹比往常更忙了。忙完了土改，又忙大参军、大支前；支前的民兵还没有回村，又忙保田保家，紧急备战……村子里天天大会、小会，热腾腾，红火火。

除了忙工作，还不断有人来找他问情况、探消息，打听

新闻。往往他前脚进门，就有人后脚跟进。用他老伴的话来说：他家的门槛都让大家的鞋底给磨矮了。

秦老爹也确实比大家知道得多些。一是他不断得到区委的指示，二是他有件“法宝”：每天都要细读几遍《海潮报》。他就靠这两项，回答大家的问题，解决大家的疑难，鼓舞大家的信心，坚定大家的斗志……

最近，敌人在江城集结兵力，开始向我沿海一带进攻了。今天晚上，他要给党员谈一谈当前的形势，所以，他就利用吃饭时间的片刻空隙，翻阅起《海潮报》来了。

“吱呀”一声门响，走进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。黑里透红的脸膛，宽阔发亮的前额，浓眉，亮眼，结实机灵。虽然天气已经很冷，可他还光着头，那又短又硬的头发，显得格外倔强。他是村里的儿童团长潘志宏。

“报告老乡长……”

一进门，他调皮地打了个敬礼，喊了一句，等他看到秦老爹那副专心致志的神情，不禁偷偷吐了吐舌头，把门轻轻关上。

“是志宏啊！”秦老爹抬起头来，问道，“信送到啦？”

“送到啦！马政委亲自收的！”潘志宏从棉袄大襟夹层里掏出一张折得四角崭方的字条，说，“喏，这是回信！”

秦老爹接过纸条，就着窗口透进来的亮光看了一遍，脸上露出笑影，说道：“你郑叔叔他们的海潮印刷厂又要来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潘志宏高兴地问道，“几时到？”

“明朝从瞿镇出发！”

“我这就告诉婆婆去！”

潘志宏拔腿就要跑，却被老乡长喊住了：

“慢心慌，还有你的任务呢！”

“果是要我去接？”

“算你猜对了，明天一早动身！”

“是！”潘志宏打了个立正，跳跳蹦蹦地出了门。老乡长望着他的背影，咧开嘴，笑了。他不禁想起印刷厂初到方家荡的情景——

三年前的一天傍晚，方家荡村北的小路上，一前一后走过来两个人。前面一个，渔民打扮，看上去五十来岁；后面一个，象个商人，着一件杭罗长衫，戴一顶铜盆呢帽，三十岁左右，长方型的脸庞上，一对深邃的眼睛闪烁着坚毅、智慧的光芒。

在三间孤零零的茅草棚前，渔民打扮的人停下脚步，做了个手势说：

“这就是方老太的家。你看地方还合适吧？”

穿长衫的人没有答话，又一次把四周打量了一下，然后照直朝草棚走过去。

“哪一个？”那时候才十二三岁的潘志宏看到陌生人，立即跳出来喝问。

“小伙，你在做什么？”穿长衫的人问。

“要你管？”

“嗨，放牛娃，白天在家偷着玩，嗓子还这么粗？”

“玩又怎么啦？”

“不怕白家的狗腿子知道了敲你一顿？”

“哼，我的手又不是托豆腐的！”

潘志宏说着，猛把右手一扬，亮出一把磨得雪亮的小插

子刀。

“哈哈！”渔民打扮的人跟着走过来，挤挤眼睛说，“怎么样？够狠的吧！”

“好小伙！”穿长衫的笑了。

潘志宏一见秦老爹，连忙走过去，低着嗓子问：

“爷爷，他是做什么的？”

秦老爹笑着，没有直说，伸出四个指头比划了一下。

“新四军？”潘志宏惊喜地叫起来。

“对，还是这个！”秦老爹又翘起大拇指说。

“嘿，我还当是个汉奸呢！”

潘志宏天真地笑了，同时两只眼睛滴溜溜地在穿长衫的人身上打转。

跨进门去，穿长衫的人朝屋内望了一眼，屋里光线很暗，空荡荡的，他笑着说：

“你是潘志宏，对吧！”

潘志宏没有回答，用力点了点头。

“我叫郑世军，是你父亲的老朋友！”穿长衫的人自我介绍说。

“郑叔叔！”潘志宏亲热地喊了一声，又说，“我婆婆不在家，有什么事对我说吧！”

郑世军和秦老爹商量了两句，就对潘志宏说：

“这么着，我，还有一个洪叔叔，要住在你们家。你呢，可一定要给我们保守秘密。”

“行！”潘志宏爽朗地答道。

两天后，潘志宏放了牛回家，只见屋角里蹲着个乌光光的铁家伙。郑世军脚下踏着铁板，那铁家伙“嚯隆通”“嚯

隆通”地叫起来。郑世军不慌不忙，塞进一张白纸，铁滚筒一转，那纸从后面翻过来，上面印满了字。

潘志宏看迷了神，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：

“郑叔叔，这家伙是什么？好耍子哩！”

在一旁帮忙的秦老爹介绍说：

“这叫四开机，印《海潮报》的！”

“嗨，让我试试！”

潘志宏说着，踩住那块长铁板，拚命向下使劲。可是那家伙却象故意欺负他似的，动也不动。郑世军拍拍他的肩膀说：

“小伙，等你再长几年，有了力气，它才服你呢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只好在旁边看看了。”潘志宏扫兴地咕嘟着。

“不，你也有任务，和你婆婆轮班放哨……”秦老爹拉着潘志宏的手叮嘱说。

“是！”十二三岁的潘志宏也象今天一样，调皮地打了个立正，跳跳蹦蹦地窜了出去……

抗日战争胜利以后，海潮印刷厂虽然随着部队，进驻了瞿镇。可是，郑世军他们和方家荡干部、群众的心依然联结在一起。《海潮报》上刊登的党中央、毛主席的指示，特别是今年五月份党中央《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》，说出了广大贫苦农民心坎里的话，给他们撑了腰、指了路。在这期间，郑世军和印刷厂的同志时常到方家荡来“走亲戚”，同干部、群众促膝谈心，宣传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和反奸清算的政策。

回想起海潮印刷厂的同志和乡、村干群结下的鱼水深情，望着面前的一张张《海潮报》，秦老爹更增添了对亲人



的怀念，眼角现出了笑纹。他三扒两咽地吃完饭，就向着乡政府的所在地——白家大院走去，准备着手做好迎接印刷厂的工作。

一路上，只见翻身农民正在坚壁清野，民兵们在紧张训练，手握红缨枪的儿童团员在桥头、路口放哨、巡查；墙壁上、树干上，到处刷着醒目的标语：“蒋军必败！我军必胜！”枪决“白善人”的布告上，那硃红笔打的“×”还隐约可辨，就象两把锋利的刀刃，架在“白善人”的颈子上。

秦老爹一路走，一路看，一路想：明天，郑世军带领的海潮印刷厂就要回来了，区委马政委的信里头一再强调，要我们乡村政权，广大群众，发扬打鬼子那阵拥军的优良传统和顽强的革命精神，为海潮印刷厂在这一带坚持斗争、印出党报，多长几副心眼，多挑一点担子。海潮印刷厂要来了，群众中会有些什么议论呢？作为一个党的基层干部，怎样把报上讲的斗争形势、革命道理变作自己掏话，告诉乡亲们呢？还有，“白善人”被处死了，可是，挖掉了这块毒根，会不会还有“黑善人”、“黄善人”埋藏着呢？

### 三

在江城绥靖巷的尽头，有一套整齐的宅子。现在，宅子的黑漆大门紧闭着。门框上一副对联，上面写着：“文章经世仁为本”，“武功安邦礼在先”。

白达星四仰八叉地躺在一张沙发里，手指里挟着一根“三炮台”香烟，正在闭目养神。

他，四十岁光景，长着一张驴脸，鼻梁上架着副玳瑁